

出發點與線條對比：邱振中近期作品

邱振中，任職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他在書法、文化研究、語言及詩歌等領域的造詣眾所週知。畢業於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前稱浙江美術學院），碩士學位，邱振中相信書法作品的價值於其行而非字符，他正致力於將書法創作擴展到當代藝術中。邱於1988年創作的《待考文字系列》正是其創作歷程的分水嶺。基於來自商周朝代青銅器上無法辨識的文字，此創作系列回歸到中國歷史中。其作品承認人性永恆存在的慾望和相應的交流需求，創作重點落實在線條上。因為這些文字是不可讀的，所以筆觸變得更為重要，同時線條之間的相互作用將筆觸對細微之處的展現力一覽無遺，包括筆觸的韻律和重量。

邱振中指出，傳統的書法是著力展現“字符的藝術”，但是現代的書法則是展現“線條的藝術”。他最近的作品看似完全脫離書法創作，而專注在人物和靜物的創作上。乍看，邱的靈感來源似乎相去甚遠：馬蒂斯的畫作和描繪著名中國戲曲《西廂記》的版畫。仔細觀察，則會發現，兩個不同的靈感來源都是展現其“線條的藝術”。無論是汲取自馬蒂斯的畫作，還是灼見於中國版畫，邱的開放胸襟和卓著決心開創了當代中國水墨的先河。

此篇短文《出發點與線條對比》中，書法仍然是談論的重心。“點”與“點”，然後形成“線”，這是書法和中國畫的核心。邱振中對馬蒂斯和版畫的重新演繹運用了水墨中點和線的筆觸。在他近期於舊金山亞洲美術館的展覽圖錄論文中，Michael Knight提及到孫過庭（公元648-703）的話，“你必須瞭解點與線的運用，並大量地研究字符的歷史發展”。「1」

作為一個成就非凡的現代書法家，邱振中窮其一生研究字符的發展。在對馬蒂斯畫作和中國版畫的專研中，邱在筆觸婉轉中閱讀、理解這些巨作，從細節到技藝再深入精髓。

馬蒂斯（公元1869-1954）是許多20世紀中國頂尖藝術家的重要創作靈感，特別是那些曾旅居巴黎的藝術家。馬蒂斯，野獸派運動的鼻祖，色彩大師，同時對線條深有研究。受到馬蒂斯影響的中國藝術家不勝枚舉，但是一般會想到常玉（公元1901-1966）和林風眠（公元1900-1991）。常玉作品中，尤其是他的裸體素描，油墨和木炭的紙上作品，是對比邱振中近期作品的最佳參照。常玉的作品，簡潔、優雅，筆下生花，將神髓力顯。常玉對於線條的駕馭力無與倫比，得益於他早期多年的中國書法和繪畫學習。常玉旅居歐洲後，除了本身的水墨運用，他也開始使用了鉛筆、木炭、油彩。

邱振中將龐畢度中心馬蒂斯收藏中一些豐厚油彩的布面油畫作品詮釋成大型的紙上水墨作品（《馬蒂斯組畫》）和一些小型“習作”。其中有邱對馬蒂斯1925年作品《Nu assis sur fond rouge》的重新演繹。其原畫是一位裸體女性坐在紅黃相間的條紋椅子上，強烈的紅色背景撲面而來。在邱的演繹中，線條被明顯簡化，色彩基調也轉灰色，背景則是黑色宣紙。女性裸體尤為突出，佔據了畫面的主導地位。女性的線條由宣紙上的灰色陰影所勾勒，較採用淺色的條紋椅，更為深邃。

在色彩的運用上，馬蒂斯指出藝術家“必須先從培養如何抓住神髓，再經過多年訓練、準備之後，年輕的藝術家才可以觸及色彩……”「2」也就是說，色彩不能成為干擾。這個觀點與傳統中國水墨相似，相對筆觸精良的線與點，色彩只是輔助。現代美術館（MoMA）策展人Ann Temkin在其錄音筆記《舞-1》中提引述，“1908年，在馬蒂斯創作《Nu assis sur fond rouge》之前，馬蒂斯提到如果我要畫一個女人的身體，首先，我要捕捉到那種神韻；但是我知道我必須付出很多。我會將對身體的訴求縮小，去追求其基本線條。第一眼看去，魅力可能會減弱，但是真正的魅力會從最終創作的畫面之上油然而生，更具力量、深度的意義從而誕生，一個更為豐滿、完美的人物。”「3」

邱振中的另外一件小型水墨習作則來自於馬蒂斯的巨作《舞》，這裡有兩個版本，《舞-1》（1909）和《舞-2》（1910），前一件是後一件的初版。在兩個原型版本中，馬蒂斯簡化了人體，將非本質性的部分省略，創作出力量充沛、象徵歡娛的化身，五位裸女環繞著舞蹈。邱的版本中，只採用了原畫中最左邊的兩位。採用連續的行筆線條，將前台人物的手臂拉長。左側的舞者的軀幹和她的手臂亦是一個連續的、自信的連貫線條。在對馬蒂斯的重新演繹中，邱振中還將點的運用發揮。在大型作品《馬蒂斯第一系列》中，濕墨散點將畫面中的織物和靜物烘托地更為生動。

兩個月的巴黎之旅，邱振中沉浸在龐畢度中心，欣賞、觀摩著馬蒂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回國之後，邱將視角延伸到繪有中國文學經典著作《西廂記》故事的明代版畫上。

印刷是中華文明最輝煌的成就之一，歷經了延續千年歷史的發展。邱振中將印刷中的線條化為筆觸中的線條，這樣的創作已經遠遠超出解構行為，視作更大的進步。邱尚未落款的作品中並沒有文字，完全依靠筆觸到達之處的細緻、精準去創造人物形象和所處環境。邱的重新創作省去了原畫中的文字描述。早在公元8世紀，印刷品在中國即是大量生產，將紙張壓入雕刻有圖案和文字的木刻版上。單色的印刷即是如此完成，接下來再進行多色的印刷加工。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就是在中國被發現，公元868年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個橫向展開的卷軸，現存於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4」展開這個卷軸，首先是圖畫，釋迦牟尼和他的弟子須菩提，以及其他的早期追隨者。接下來繼續展開的部分則是佛教經文。此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由探險家斯坦因（Aurel Stein）發現於中國西北部的敦煌石窟。

邱振中用《西廂記》中的插圖作為出發點，以明朝弘治年間（公元1487-1505年）的版本所敘述的廣泛流傳、家喻戶曉的民間愛情故事作為靈感來源。1498年的版本是最早、最完整的印刷版本。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樣，此版本是插圖和文字相結合。《西廂記》中，插圖在頁面的頂端與圖畫下方描述的故事情節相互呼應。從明朝開始（公元1368-1644年），白話文學即採用木版印刷。1498年的版本中，《西廂記》由當時的畫家進行插畫創作，在1639年的版本中，著名畫家陳洪綬（公元1599-1651年）亦參與了創作。

元朝的劇作家王實甫（公元1260-1336年）改編雜劇《西廂記》取材唐朝詩人的浪漫傳奇《會真記》（又名《鶯鶯傳》）。在王實甫筆下，故事角色惟妙惟肖：張書生、崔夫人、崔鶯鶯（崔夫人女兒，與張書生相墜愛河）、以及令人難忘的婢女紅娘（助鶯鶯和張書生暗通書信而成功幽會），這些人物為俱有表現力的當代水墨詮釋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張書生和崔鶯鶯私秘幽會，最終結成正果，將情緒渲染、高漲，當然也極富喜劇元素，同時叛軍和其他負面人物一一登場，危機時刻也穿插始終。

《西廂記》的熱門場景已經無數次地在陶瓷和雕刻，以及各種中國藝術及材料中被詮釋。邱振中的水墨創作由兩個部分組成：大型水墨畫“組畫”系列，以及小型的水墨畫“習作”系列。邱的大型組畫中，鶯鶯和婢女紅娘的親密關係可以從她們的肢體語言中觀察到。紅娘通常是關切著鶯鶯，雖然邱採取了人物的不同大小以區分她們的角色，但她們的姿態和手勢更為精確地表示了她們的角色。畫作的背景是鶯鶯的閨閣裝飾或庭院佈置，採用相比人物更淺的水墨筆觸：畫作中的人物或人物因素顯得突出、重視。

創作木刻版畫的第一步是製作原稿。然後將上水的原稿反轉過來攤在平整的木板上、固定好。隨後，工匠在木板上雕刻繪上的、畫上的或寫上的原稿。之后再將木板刷上墨，在印刷機中加壓形成原稿的複製品以完成印刷。精確雕刻的圖像和文字清脆、銳利。邱振中的《西廂記》創作中，則利用許多於原版相比分散、模糊、柔和的線條，使場景在整體上更顯浪漫。原本的木版插畫與邱的創作絕不可能相互混淆，邱的大型組畫亦不會被誤認為原始木版畫。

邱振中深諳“臨摹”。作為一位高度訓練的書法家，他習得了實用的水墨技藝，用以臨摹過往大師的傑作。正如邱在其展覽介紹中所述，他對馬蒂斯和《西廂記》木刻版畫的重新創作動機正是源於臨摹之法。在中國，臨摹是公認的教學之法，被廣泛認可和鼓勵。漢語語境中的“臨摹”則是“複製”之意。但是，相比英語語境的“複製”之意，漢語的“臨摹”包含更多細緻入微的意義。

開創先河地，邱振中認為他的作品是概念化的創作。傳統的臨摹之法基本上去效仿原作和被臨摹的模式，採用同樣的材料（毛筆、水墨、顏色、紙張），以及和原作同樣的技藝。然而，邱從啟發他創作的原作中出發最後脫離了原作，尤其是他在對馬蒂斯的臨摹中。在邱的創作中，馬蒂斯的布面油畫變成了紙上水墨，《西廂記》木刻版畫變成了自由灑脫的紙上水墨。中國傳統中，對原作非凡的臨摹作品其自身亦被視為傑作。藝術家的精神過程包括了對原作的理解、吸收和模仿。擁有相應的高超技藝是前提條件，然而提高創造力則是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和最為基本的過程。“模仿”大師作品風格（仿）和“複製”大師作品（臨摹）被視為相當高尚的創作練習。邱振中對於線條的決心和線條運用的迷戀，使得他對馬蒂斯作品和《西廂記》木刻版畫的詮釋成為其追尋當代藝術轉型的堅實出發點。

Catherine Maudsley

2012年10月

腳註：

「1」 Hans Herman Frankel, 引進、翻譯和評論，關於中國書法的兩篇專題著作（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95），14頁；Michael Knight 引述《簡介：解讀中國書法》，《字符以外——中國書法解碼》（舊金山：亞洲美術館，2012），21頁。

「2」“馬蒂斯給Henry Clifford的信，威尼斯，意大利，1948年2月14日”，Herschel B. Chipp, 現代藝術理論（伯克利和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1968），140–141頁；引述自Rita Wong論文《常玉——短篇傳記》，網上來源：<http://www.asianart.com/exhibitions/sanyu/wong.html>

「3」錄音日記文本版來源於http://www.moma.org/collection/browse_results.php?criteria=O%3AAD%3AE%3A3832&page_number=46&template_id=1&sort_order=1，現代美術館（MoMa）中的馬蒂斯收藏還有相當數量的藝術家肖像畫，展現藝術家對於線條的駕馭。

「4」關於文字歷史、創作和保護的描述，參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世上現存最早的印刷書的故事》（倫敦：大英圖書館，2010），Frances Wood，大英圖書館中國部負責人，以及Mark Barnard，大英圖書館保護部經理，負責了此圖書7年的保護和珍藏。

「5」中文版的文字可以在Gutenberg網上瀏覽：<http://www.gutenberg.org/ebooks/23906>，英文版本由Stephen H. West 及 Wilt L. Idema 翻譯、編輯並附上簡介，《The Moon and the Zither-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91）。